

风起岭南

广东美术馆四个展厅,满满当当呈现了学者梁江的作品,像他这样,写那么多书法的画家并不多见;像他那样,创作那么多绘画作品的学者也不多见;像他那样,撰写那么多文章、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的书法家和画家,更不多见。

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问梁江先生,如果要排先后,个人在绘画、书法、理论研究方面的探索所得,三者如何分一二。他毫不犹豫地表示首先是“书法”,他说,“书法是童子功,曾经对书法达到痴迷程度,从小至今从未间断练习。”

从艺50余年成果亮相广东美术馆

梁江：

学人天职在于求真求知
探寻未有穷期



■冬日写意 2014

艺术学者全方位、综合性的才情和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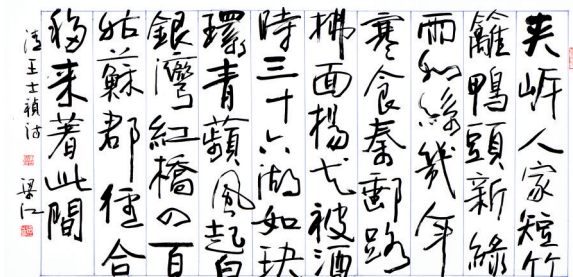
2025年3月14日至4月20日,“天行健——梁江学者书画50年(广州展)”在广东美术馆二沙岛馆区举行。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广东美术馆联袂主办,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任策展人。

展览分“路在足下”“攀高临远”“以学养书”“移情入画”四大板块,在广东美术馆二沙岛馆区一层四个展厅展示,全面呈现了梁江从艺50多年来的艺坛履迹、史论著述、书法作品和绘画创作等专业领域的丰硕成果。展览内容丰富,有少见的学术文献和美术活动照片资料,笔力雄健的书法和清新灵动的绘画作品,展现了一位著名艺术学者全方位、综合性的才情和水准。

人民美术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著名画家程大利在贺词中写道,“梁江是新时期以来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史论家。他的《中国美术鉴藏史稿》有重大学术价值,一批学术著述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他的书画作品功底深厚、风格鲜明,有学者风范,梁江先生潜心为学、低调处世,对美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我的底色是学画的。”

1953年,梁江出生于广东省罗定县(今罗定市)的农村。“赤脚走在田埂上”,从乡村小道的泥泞走来,这句校园民谣歌词,恰是我童年的写照。”对小时候在乡村学习的情形,梁江依然记忆犹新,“记起读乡村小学二三年级时,弄到一册没有封面的习字帖,照猫画虎练过许久。后来才知道,这是唐欧阳询的九成宫。欧式楷书硬朗方正宛如印刷体,由此入门宛如习武术的扎马步,这个误打误撞的开头还不错。”随着书法眼界渐开,还在读小学的梁江便开始临习王羲之、杨凝式、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书迹。到了中学阶段开始崇拜郭沫若、费新我等人的笔法,“当时以为有个性的书法了不起。而于颜、苏的肥厚和柳公权、



■清 王士禛诗 2023

赵估、文徵明之类的瘦削,则不太感兴趣。回想当初,这样顺口挑食是没甚道理的。”

在广州美院求学期间,梁江学习的是油画专业,“我的底色是学画的。”梁江认为,论身份,自己的定位是“学人”,所谓学人或学者,是以学问为职业者,类如工人、农人、手艺人。行业不同,术有专攻而已,没有尊卑之分,却有做得好与不好的区别。“由于兴趣与职业的关系,多年以来,写字、作画和做学问成了我倚重的三板斧。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互作支撑。一直觉得哪一项都缺不了,弱一点都会受制约。感谢广州这方热土!我的处女作是1974年刊发于报刊的一份千余字的美术评论。以此为起点,我进入专业领域已超过50年。”

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毕业多年的梁江,为了求知学问,通过写信方式,向大学时期的老师陈少丰先生求教,陈少丰先生十分重视他的疑问,于是以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教师的身份,定期向梁江邮寄美术理论相关书籍,以供参考学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还包括陈少丰先生自己多年来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卡片(内容是陈少丰学习王逊“中国书画理论”的笔记)。这些书籍和资料为梁江的艺术探索道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梁江至今还经常强调,陈少丰先生是自己的恩师,是学术引路人,也是中国美术史学界人品学养的楷模。

1985年,梁江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他参与了王朝闻先生主持的《中国美术史》编撰项目。当年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硕士学业南归,托运回来的只有近20只塞满书籍的纸箱,随身则带着王朝闻导师赠送的一本新著《会见自己》。老师写在扉页上的赠言说:“在被动中求主动,愉快地创造自己”,这句话一直鞭策着他。

写字、作画和做学问互作支撑

从工作经历看,梁江做过多份专业刊物的编辑,20年前曾任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后到中国美术馆主持研究和典藏等业务,这些都是专业水准要求至高的岗位。学术能力、专业眼光、学识素养、实践经验与工作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很庆幸之前经年累月地研习书法、绘画。没有厚实的专业铺垫,很难应对专业工作的各种挑战。”

梁江深刻地体会到,写字、作画和做学问互作支撑,“哪一项都缺不了,弱一点都会受制约。”他说,“作为学人,写字、作画是必修课,是基本功,应当做得尽可能好。这里展示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多属我近年新作。习艺数十年方得些许收获,足见艺无止境。‘天行健’,是宇宙运行的宏大气场,是我多年来探求寻觅的艺术气格。学人的天职在于求真和求知,探寻未有穷期。”

人物介绍



梁江,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艺术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

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 梁江作品的生命力源于 对传统的深度激活与创新

梁江是治学严谨的学者和艺术家,我们相识在20世纪80年代的恭王府,当时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跟随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攻读研究生学位,我在王老主持的《中国美术史》编辑部工作,我们曾一起共事,一起学习,一起研讨,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王老身边的这代人,都有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的梦想,勤奋执着。梁江成为“学者型艺术家”,在50年学术积累和艺术实践中,构建了一座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美学桥梁。可以说,这次展览不仅呈现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风貌,更反映了中国文人书画传统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是一场关于“学者书画”精神内核的深度对话。

梁江身兼美术史论家、教育家与艺术家三重身份,艺术创作以学术为根基,以笔墨来问道,艺术实践与学术研究互为表里,作品不仅富于文人趣味,更带有现代思想的思辨深度。在“以学养艺”的创作道路上,梁江坚持对传统根脉的当代转译,形成了“守”与“变”的张力、“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他以当代视角重构文人画的书写性,既保留水墨的“写意精神”,又摒弃了程式化的山水符号;他以意象精神的自由之笔解构物象,却始终在水墨中塑造东方的诗性意境。这种“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艺术创作,恰是“天行健”主题的生动阐释,艺术的生命力正源于对传统的深度激活与创新。

此次展览彰显了公共场域中的文人精神,让学术走出书斋,实现了“学者书画”的公共价值。展陈设计以“文献与作品对话”为线索,手稿、笔记与成品并置,揭示一幅画作背后的考据、思辨与实验过程。打破了文人书画“孤高玄奥”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得以触摸艺术创作的温度与逻辑。而梁江在展览论坛中提出的“学者书画非小众清玩,当为时代立言”的主张,更将艺术从书斋雅赏推向公共精神的建构,赋予传统以当代使命。

可以说,梁江以学者的清醒与艺术家的激情,在智能化浪潮中守护中国书画的文脉,又以大胆的实验证明了传统并非枷锁,而是通向创新的密码。此次广州展,既是对一位艺术家半世纪耕耘的致敬,也是对“何以中国画”这一命题的当代回应——在AI的时代,笔墨的“不可替代性”正源于其承载的文化记忆与人性温度。正如展览主题“天行健”所预示的,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唯根深者,方能自立自强,健行天下。